

# 给孩子起名叫“领旗”

1945年8月的一天,金风送爽,艳阳高照。河北省安国县冀中七分区召开的爆炸成果展览会举行发奖仪式。一时间,台下人头攒动,掌声如雷,人们用钦佩惊喜的眼光,打量着一位上台领奖者。此人22岁,中等个头,黑里透红的脸膛上剑眉高挑,一双大眼炯炯有神。面对几位颁发奖品的首长,小伙子一个立正行了个军礼。一位首长把一枚金黄色的圆形奖章别在年轻人的胸前,奖章上镌刻着地雷爆炸开花的图案,四个熠熠闪光的字是“爆炸英雄”。接着,另一位首长又将一支崭新的边区造托盒手枪斜挎在小伙子胸前。此

时,台侧又有人送上一面红色锦旗,由两位首长展开奖给这位英雄,上面绣的黄色大字是:火车遇见翻身,敌人遇见骨碎。这位领奖的小伙子,就是在抗战大反攻中,以炸毁敌人3个火车头、19节车皮,炸死73名日本鬼子而名扬全国的爆炸英雄李混子。

混子带着这些奖品一回村,爆破组的战友进海、兵海、玉彬、银山、吉皂、新善便一阵风似的围了上去,这个摸摸奖章,伸伸锦旗,那个拿着手枪扣动扳机,嘴里叭叭地喊着,甭提多高兴了。打这儿起,他们埋地雷、炸火车、炸桥梁的劲头就更大了。在

随后展开的解放战争中,李混子的爆破组又接连炸翻敌人7个火车头、29节车皮,击毙敌伪军150多人,使蒋匪帮闻风丧胆,在华北平原上声威大振。

喜事连连的是,1946年4月,一个男婴在混子家的东屋呱呱落地了。望着胖乎乎的儿子,混子眉开眼笑,一会儿看看,一会儿摸摸。过了一会儿,他浓眉微蹙,思量着:“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?”忽然,他抬头看见了墙上挂的红色锦旗,一股激情油然而生,他感慨地对妻子说:“我领锦旗8个月后,咱们这小子出生了,这是喜兆啊!我看就叫他领旗吧!正好

纪念咱们爆破组这个光荣的日子,也使他不忘父辈们的革命传统,如果我们这一辈还没有打完反动派,就让他们接着打,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!”

两个月后,混子把孩子抱到村里的民兵大队部,战友们一见都摸这儿摸那儿,你抱我抱的,高兴极了。他们都夸领旗这名儿起得好,有纪念意义。战友们又争抢着给孩子起小名,小地雷、小铁蛋、小甜瓜、小混子的小名都出来了。

李领旗长大成人后,能否接过英雄父亲的锦旗并高举起来呢?他在故乡磷肥厂领取的锦旗和奖状,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  
姜芳/文

## 第一次游泳课

50多年前,我在村里上小学时,第一次上了游泳课。

暑假后秋假前的学期热得难熬,小小的教室里挤着我们三十多个学生,感觉气都透不过来,汗湿的头发贴在脸上,教室里的气味也不好。村东的龙治河成了消暑胜地。不过,下河玩水是男孩子的专利,女孩子下河是会被嘲笑的。学校也三令五申不许下河,怕出危险,但哪个男孩子不偷着玩水呢?女生只有羡慕的份儿。老师似乎看透了女生的心思,一天上午放学时,老师说下午女生上游泳

课,让我们多带一套衣服。我们欢天喜地地回家一说,家长高兴得不得了,说有老师带着放心,嘱咐我们去了好好学凫水。我们武强的方言,管“游泳”叫“凫水。”

下午到校特别早,老师给男生布置好学习任务,又叫上妇女主任相随。来到老师选好的地方,他指着岸边一片浓密的芦苇说:“一会儿上来了,在这里换衣服。”又指着水面说:“向北不要超过这棵大柳树,向南不要超过水闸,明白了吗?”“明白了。”

龙治河水清澈,缓缓北

流,柳枝轻摆,芦苇微漾绿浪。我们迫不及待地下水,可又有点害怕,不敢往前走。在老师的鼓励下,才大胆走到深点的地方,欢笑着趴在水里,而后是洗头,再后来是互相撩水打闹。老师划定的这片地方,水最深处到我们的胸部,水下是平软的沙底。我们享受着极度舒服的清凉,遇到小鱼咬脚,就会引来一阵惊叫追逐。妇女主任忍不住也下来了。

老师在岸边的太阳下晒得直流汗,看我们高兴,他满脸是笑。玩得差不多了,老师说:“你们练练凫水吧,两手

向后拨,脚向后蹬。”他边说边比划,我们就按老师说的练起来,整个河面荡漾着欢乐的笑声。

回到教室,男同学说老师偏心。老师笑着对男生说:“你们每天下河,以为我不知道吗?我中午、晚上经常去你们玩水的地方巡逻。”男同学这才不说话了。

带我们上游泳课的老师叫高文龙。在炎炎夏日里,我经常回忆起当年的游泳课,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高老师对我们的关爱。

高鹏/文

## 朝花夕拾

### 酱油汤

上世纪70年代,农村的生活还很清贫,饭桌上基本以素菜为主,一日三餐没多少油水,逢年过节时,家里才买些肉食让我们大快朵颐。

那时,我们正在长身体,特别容易饿。每当下午放学回家,我们已是饥肠辘辘,于是,就背着家人自制一碗酱油汤,盛上半碗米饭吃下去,然后才心满意足地拎着草篮子去地里割草。当然,酱油瓶里的酱油下得很快,母亲明知是我们泡酱油汤了,却装着不知道,从不声张。

所谓“酱油汤”,就是在一个瓷碗里倒一点酱油,撒上一点葱花,然后倒大半碗开水,再挖一小块猪油放进去,用汤勺搅拌均匀,就算做好了。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我们吃着简简单单的酱油汤泡饭,依然能健康康地成长。如今,餐桌上的美食已经极大地丰富了,酱油汤已逐渐被人们淡忘。

后来,我也曾做过一次酱油汤,还加了虾皮、香菜、胡椒粉、香油等作料,也颇感美味,却无法品出儿时的味道。

徐新/文

**编辑提醒:**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## 图说往事



我和妻子1980年结婚,至今已经42年了。我们结婚时连张结婚照

## 温馨的全家照

都没拍,究其原因,当时我们是两地生活,照相不太方便,最主要的还是结婚的仪式感不强,不太重视结婚照。回想起来确实是个遗憾。不过,当独生女儿一岁时,我们一家三口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,我俩中间多了女儿,显得别样温馨。42年的婚姻,虽然我没给老伴送过一次玫瑰花,没特意过过一次七夕节,但我们一直互敬互爱。  
王晓义/文并供图

## 我的启蒙老师

1945年,日本鬼子投降后,老百姓的日子安定了。那年,我7岁,到了该上学的年龄,可村里没有小学。

爷爷60多岁了,在外地念过书。他留着八字胡,常年穿得干干净净。爷爷没有子嗣,我父亲是过继的,生了4个孙女,就我一个孙子,因此对我爱如珍宝。爷爷说:“我给你当老师,跟我上学吧!”

书房就设在爷爷奶奶的屋里。靠南窗下有一个炕,炕上放一个70厘米见方、50厘米高的方凳作为课桌,坐的是小板凳。将门帘一落,屋里很安静,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。

爷爷找来一本《儿童尺牍》作为教材。那是一本书信集,短小精悍,文白对照,语言通畅,适于阅读。爷爷站在炕下,先一字一字地教我认字,然后再一句一句地领读,直到我读熟全篇。随后,爷爷让我自己一遍遍朗读、默读,用石板石笔书写,直至背诵,才

算完成作业。

我记得爷爷不大讲解,因此,我对课文的意思理解肤浅。爷爷虽然对我很疼爱,但教学很严厉。不过,如果我作业完成得好,他还给我奖励,每次的奖品都是一支当时稀有的铅笔,大大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。

晚上,爷爷就教我打算盘。爷爷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乱响,我非常羡慕,因而我学得特别认真。后来,加法口诀、九九表、九归歌我都背得滚瓜烂熟。

1948年,村小学成立了,经老师测试,我直接上了三年级。那时候提倡跳级,到了第二年,三年级的课本没念完,我就跳到了四年级。四年级刚刚念了几课,校长一次外出回来说,李赤城完小招五年级插班生。我们4个同学像闹着玩儿似的去应试,没料到一考竟考上了。4个人中就我最小,才11岁,这全是爷爷教育的功劳。

郝天峰/文